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九

同卷十

丁十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自讚

繩床枯坐兀爾忘緣面皮厚三寸鼻孔沒半邊盡世藏形避影徒勞掘地覓天鬼神推不出佛祖謾加鞭幸爾師同天目山年同大海水鄉同西澗路道同金剛園就中一種不同處愧我未曾參得禪

斷崖禪師請

咄哉此僧無本可據倚中之峯依幻而住手裏三尺黑竹箆何嘗有此閑家具話頭流落

古伊吾風前笑倒人無數蒙古宣差詣虛空有體貌牆壁具耳目惟有這箇漢完全離背觸喚作幻住漚華翻性海之波謂非幻

住陽燄轉識田之曲不墮兩頭如何付囑常憶開沙十萬家錦團團芳華簇簇

鴻臚菴請

幻不可寫可寫非幻惟幻既非復云何讚金飈灑灌芳雲深天目萬峯玉露沉沉芳月照駕湖兩岸不於這裏覓中峯展開圖畫從教看

魏塘吳宅請

渠無面目不受拘束謂是幻住則背謂非幻

住則觸有時一葉扁舟有時半閒破屋但不
教渠作住持一切盡情皆準伏爲甚麼休逼
促波斯嚼冰牙齒寒蚯蚓吞鹽尾巴曲宣政院官請贊

參禪禪未明學道道何悟從來只解平嘯濶
量脫略人前只成笑具年來衰病滿空身任
運惟依幻而住寄言怪怪學道人動著何曾
不相遇阿呵呵有甚長處馮待制子振請
磐石上蒼松底踞坐者誰元非是僞問伊佛
法信口惟言不知俾之住山驀鼻橫牽不起

見無所見剩雙眸聞無所聞多兩耳塊然一
物人共嫌不識喜菴何所喜阿呵呵誰共委
似這般兜搜面孔傳得十萬八千只宜埋向
一微塵裏喜菴三藏請

鴈蕩結茅廬大德庚子歲依幻住其中身心
無向背鼻孔與眼睛今古常相對從來不覆
藏堪嗟人錯會不錯會水澄澄而涵空竹蒼
蒼而積翠望虎丘山上月光透吳中聽楓橋
寺裏鍾聲騰物外休將佛祖巧相於渠懷不
入它羣隊平江幻住菴請

這漢無檢束弁山結茅屋生緣湯團灣受業

西天目要識渠是誰不用問龜卜若非孫七

吳縣順心菴請

郎定是郭八叔佛法無半星人緣頗相熟莫

知何所長標形歸畫軸留之幻住菴又要頻

叮囑夜深禪影照蒲團却風吹入平田綠湖

州幻住菴請

至大己酉夏曾憩白洋曲明年役般輸荆棘
變華屋隨順一切心元是此尊宿胸中無寸
長渾不受輕觸禪衲滿門參且是無拘束太
湖吐一漚容受西天目笑面當慈悲苦心舍

惡毒倒持牛尾巴說法無機軸震禪請渠自

贊揚合掌稱爲田八叔吳縣順心菴請

遮箇面目無本可據旣染丹青曲勞指註眉
橫眼上彷彿中峯鼻搭肩邊依稀幻住更有
問大同菴主面目短長問取彝菴蔣教諭丹

陽大同菴請

咄哉此僧有甚巴鼻大坐胡床全無義味談
禪禪不曾叅論道道非所契以茫茫葉識當
參學眼睛以擾擾幻緣爲平生住計有時橫
孤舟於青莎白水之上笑船子便棄渾身有

時撥毬芋於寒灰冷火之中笑懶瓊不收殘
涕千手大悲推不向前八臂那吒捺不入地
盡指南閣浮提喚作西來祖意只如斯鹵莽
爲人如何做得他徐十三郎之後裔西來菴

後用二上人請

目究竟一般情緒昔年狹路相逢今日不勞
指註蘇州城裏月當秋天目山頭雲滿樹審
際卷請

我不是渠渠不是我物外變通目前包裹閑
雲居此幻住身狹路相逢來合火咄咄咄我
我我是甚麼一天星月影團團萬疊湖山青

朵朵雲居菴請

幻住不識實際實際却識幻住分明兩箇題

準擬開門待知識要憑幻手聊相扶只將這
箇持虛壁天目山深難辨的幻相何曾有住
時春滿六橋天地寂積慶庵請

這箇面目有誰善見依幻而住設地頭舉措
全無巧方便拗曲作直遇貴即賤本中峯諾

將謂是如何入地獄如箭

喜見菴請

這軀殼難摸捺謂善何善道惡不惡空煩惱
根去菩提縛却笑靈山話曹溪指爭似渠儂

掉棒打水中捉當的諦都丁華梵何曾有兩

般烏巴刺室利丹青不用頻描貌卷向柴床

璧角頭片月流輝照山嶽

高昌顯月長老梵
名烏巴刺室利詩

海會菴裏水雲如歸更著這漢意欲何爲謂
辨道渾無孔竅謂結緣殺欠慈悲天目山冰
枯雪老慶元府雷動風飛兩頭坐斷潭無事
佇看人間十二時

咄遮頭陀也甚偉傑髮亂如雲脊硬如鐵問
渠佛法禪道便謂無可言說三十年天目山
有一句繫驢櫈還會麼海底烏龜頭帶雪日

本如偉禪人請

遮獸漢只好看殺有手姿全無氣岸謂知道

不明本地風光謂會禪罔測古人公案最無
分曉處佛祖瓜牙極有來由時鬼神茶飯從
來伎倆只如斯一字如何可加讚

普極寺主
請

大德庚子相見便是這箇至治辛酉請讚也是
這箇謂其無心考吳松江水徹底深謂其

有形弓天目山雲忽飛過兔角主杖龜毛拂
竿木隨身翻成滯貨阿呵呵中峯元不是渠
儂只做此回重說破理悟上人號無心請

幻住菴不記幾年天目山三千餘丈畫得像

鼻乳搭唇邊畫不像眉毛橫眼上萬人海裏

化機行真珠撒出紫羅帳頭陀苦行合如斯
丁十五
狹路相逢肯多讓逢人便與麼展開要教他
識取描不成畫不就底無面目中峯大和尚

善助化主請

依幻而住三十載自賣由來還自買不知別

有何所長盡把虛空圖五彩江山圖畫新展
開全身半身俱絕待依稀只似本中峯彷彿
渾如滿覺海伊芳余芳休度量他家自有公

評在智滿院主號覺海請

爾道渠是誰誰道渠是我萬古只如斯直下

是甚麼狹路相逢處以毒攻毒和光同塵時
無可不可便喚渠作幻住時如何溫州摘皮
不是火

幻在耳絕所聞幻在眼離所見全身半身目
面月面紹隆祖道無端教石女生兒射中鐵

牛特地用蓬蒿爲箭，幸自少聚林。孰謂多方
便祇將這箇錯流傳，幻住家風其誰肯。羨頭
頭物物皆成現。

此是幻住真，是真非幻住。兩段文不同一句
無回互挂，在水晶宮不勞重指註。從來修證

絕安排，絕安排處全機露。全機露也春風二
月百花香。半規聲裏山無數。湖州僧禪人請

截斷紅塵石，萬尋衝開碧落松。千尺巖花朵
朵水泠泠楊柳一瓶甘露滴，莫便是本中峯
麼。不識不識。

道是渠不是渠，謂非渠却是渠。非神非鬼非
馬，非驢指十方空爲幻住。向一塵中結草廬，
龜毛拂挂繩床角。緣木何曾捉得魚。

一峯居中富嫌千口少，依幻而住貧恨一身。
多阿呵呵好大哥，不妨隨處薩婆訶。多禪人請

月在山頭分明不露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萬
里飛鴻踏雪四方野鶴離羣。本中峯面目易

辨，幻住菴真僞難分。

淵默忘言繩床兀坐喚作本中峯，當面都蹉
過不蹉過。丈二眉毛領下生笑，倒東村王小

大淵禪人請

中峯之中喚西作東白菴之白指南作北面
目現前有甚奇特眉毛鱗裏大江橫鼻孔尖
頭玄路窄三十年後忽展開笑倒東村王大

伯

水泠泠石齒齒淨瓶邊青松底這一箇便是
爾擬追尋千萬里未選卿頗相委拈起寸毫
顛倒揮左右逢原妙無比低聲低聲本中峯
來也馬領驢腮沒兩般笑破虛空半邊觜
眼如泥彈丸面如愁布袋喚作幻住頭陀漆

桶元來不快撞見高平林且不存知解要算
末後句低頭禮三拜自買依前還自賣
天目山心未忘幻住菴話誰領要識渠儂行
藏良馬不待鞭影

我相是幻畫出尤幻其不幻者如何加贊眉

毛鱗裏劍光橫廬陵米價齊霄漢觸著無明
劈面揮無了辨中教了辨莫便是爲人處麼
首座既相知也須擡眼看

堅密不動石柔和善順草又似海中巖澄湛
水環繞會合老幻相彼此無欠少只有一處

傳未真歲久年深當自曉

拖一爲天下式得一而萬事畢道人見處一
亦無眼睛本橫弓鼻孔元直異路忽相逢同
途誰辨的雲龍風虎漢壇高圖畫展開明歷
歷

爾不識我喚馬喚牛無不可我不識爾十字
街頭白日鬼非爾非我空裏忽生花朶朶非
我非爾雲合雲弓水投水離此四路葛藤中
峯不在這裏鐵丁飯與不濕羹拈來塞破虛
空觜行人不識東隱菴都只來尋馬塍裏東

隱接待卷請

形質既幻描寫亦幻所不幻者急著眼是甚麼莫杜撰推不向前便是這漢既不曾讀孔仲尼之詩書又不解參老楊歧之公案何緣人見每相憐多是五百生前燒牛糞香供

養作鬼神茶飯常憶東西兩馬塍二月春風如錦爛

西隱接待卷請

無見頂相不用丹青與麼挂起一切現成爾豈不見僧問末山境山云不露頂如何是境中人山云非男女相盡謂末山一期勦絕古

今之下幾多人路見不平再煩妙筆從頭寫

要見中峯眼上橫

尼出自白綃請師預贊

遮箇空皮袋開口便納敗有時強說禪無人
不笑怪誓死深山敵菜根通人不用頻相愛

雲南通講主請

無慧亦無福口裏水漉漉要開幻住法門且
不受人拘束海天萬里白雲橫只此是渠真

面目雲南福講主

寂而照鼻無兩竅照而寂家無四壁見得徹
處領下眉長靠得穩時機前意的鐵如意擊

珊瑚枝秤錐捏出黃金汁匡床坐着壯庭花

春風處處成狼藉

善達密的理長老譯名慈寂號照堂請贊

欠蹄不馬無角非牛聲穿兩耳色貫雙眸不
與人天共轍不希佛祖同儔生涯半箇矮屋
活計一葉扁舟見不見月澹遮山千尺霧識

非識風清幻海一浮沤虛空手動龜毛拂仁

壽菴中夜不收

號幻海請遮山修上人

頭如木杓口似匾檐要識渠儂便是遮漢何

曾悟得佛祖心剛道十方都是幻幻不幻好
生剔起眉毛看

趙州無雲門普到渠面前都成莽鹵匡床坐
握如意柄眼裏何曾有今古青山綠水自茫茫
春風吹入建寧府莫教錯認定盤星呼爲幻住菴中主

不寶尺璧不貴寸陰一塵絕待萬慮平沉是渠非渠勿向外尋一樹幻花成幻果十分春

空林果上人請

露腹袒胷指西話東毗耶室內相逢逸翁連忙認作本中峯何異濕紙包虛空阿呵呵熨斗煎茶銚不同

天目山太湖水高不見頂深莫知底盡謂渠德之流行若置郵而傳命子細檢點將來苔苔石上亂草窠伸脚元在縮腳裏吳江急師鋪信人請何清翁寫幻相盡謂逼真子細看來領下欠丈二眉毛腦後欠一點神色三十年後再相逢似與不似總奇特何以如此春風元不在花枝至體由來無揀擇

全身半身是幻非幻積菴居士剛要求贊與其壽泉菴圖畫展開何似天目山覩面一看莫便是本中峯麼山明水秀古杭州生遮一

枚擔板漢

枯坐草窠了無向背心安未安道會不會天
目山三十年澄不清撓不濁幻住菴二六時
推不前約不退憶著太原亭上座揚州聞角

聲却笑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

公伯真我住幻遮箇面目如何毀讚太虛空
壓碎上唇驢鞍橋且非下鎖大江日夕水東
流海門潮拍西津岸影像昭章聲光蕩漾是

甚麼急著眼看

盛伯真請

遮漢沒意智開口要觸諱撞見松間隱人指

出當生羅計第一無分做佛第二客身無地
只好向深山窮谷中苦行數百生更待驢年
蒙授記阿呵呵也甚奇異日者松隱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九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

參學門人北庭巨擘慈寂 上進

題跋

跋慈受和尚般若心經註

黃面瞿曇向潔白地上拋撒不淨為害滋多